

陳忠裕公全集

五十二冊

敵情叵測疏

題爲敵情叵測廟算宜周敬陳目前要務以期力行事臣嘗妄謂國家武功之不競者其患有二一曰虛一曰緩以我之粉飾當敵之精實以我之玩泄當敵之果銳卽未戰而勝負之勢已決然則何以云救惟有虛者實之緩者速之而已日來累接東平伯劉澤清塘報知敵騎已逼臨濟之間觀其文移似竟不知我中國之有君者使我早能聯絡三齊之義旅稍立藩籬速遣信使宣諭河北之民使知有明天子在上何至遂忘本朝也雖敵寇有相持之勢未必傾國而南然無恃其不來備禦之策及今圖之猶可爲也臣請言要者三端一曰北使之宜速也通款雖非可恃之具然勢須報問則斷不可遲臣料今在臨濟之間者以安民爲名不過敵之零騎或卽我降將耳萬一大眾南下而我以玉帛待諸境上旣不足以懷柔好

音且近於城下之盟國體益傷矣左懋第陳洪範等旣已啟行宜勅其星馳渡淮先齎勅令以往而令馬紹愉梅之璉等護銀幣速行庶不誤事沿途將登極詔書四行騰布使諸夏曉然知有共主山東父老倚杖而聽則人心尙可鼓舞也一曰河淮之當守也議者孰不曰守淮守河然淮自濠梁以上秋冬之際淺而難守南唐有成事也河自徐邳以上則歸德汴洛之境荒遠近寇未易言也今我所恃以爲江北之障蔽者四鎮之兵耳劉澤清扼守淮陰劉良佐開鎮濠壽差爲得策矣揚州本屬內地無藉兵守高傑之來以安頓家眷耳今秋氣漸爽聞其久懷進取之圖自當速往徐邳本信以控黃河上流黃得功素稱忠勇豈肯坐論眞州亦當移屯符離宿州之間以便東西策應其應用糧餉當先行會計陸續措發移兵之期斷不可過此月也一曰江防之宜密也數月以來料理江防兵非不多將

非不勇但患統制未一分信未明船隻鮮少耳今黃蜚雖未受事而上有鄭鴻逵之師下有黃斌卿之師以南將南兵守江計頗得矣但當畫分信地凡諸零星兵船皆附麗之而令其益廣召募除操江定額二萬人外鄭黃二帥須各統一萬二千人船五百號以一兵部郎監其軍而後聲勢始壯今斌卿尙在候領勅印似當卽日給發令其剋期受事者也至於連日傳報北來官兵難民絡繹南歸此固當亟爲撫納但宜擇淮北各州縣以安插之仍爲之接濟可也若皆令渡淮主客未能相安措置之方無容輕率耳又據報眞定守邱茂華殺賊復城以恆陽孤立難守欲遷其民於江南此亦不忘宗國之念然直言渡江似未知我江外之土宇版章也臣憶三月內塘報有云徐撫之被害恆山之淪陷罪由茂華傳聞雖未盡可據然以趙人而欲寄寓江左亦非計矣倘其率眾自拔當如六朝之例僑置

南恆州於青兗之境以處之夫收納流移古人所難以孔融之意氣劉琨之雄才而史皆稱其長於招徠短於撫御況其下焉者乎河朔未復慕義嚮化者當接踵而至辨其淑慝資其生計簡其勇壯恤其纖弱自在督師輔臣準古酌今謀所建置耳此皆當今之急務伏乞勅下施行

崇禎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旨左懋第陳洪範著兵部馬上差人催令馳渡淮去其續發銀幣等件令馬紹愉等隨後護行高傑黃得功移兵扼防斷不可出此月之外糧餉著戶部上緊措發北來官兵難民并邱茂華事情聽督師輔臣行餘知道了該部知道

薦舉人才疏

題爲聖世野無留良人才乘時而用敬舉所知以佐式序事臣聞聖王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其於人才也如農夫之於嘉穀焉播植之長養之又及時而收穫之故比於菁莪詠以棫樸甚矣詩人之善喻也夫人自少壯以至於衰老其爲國家馳驅者不過二三十年耳故有魁礪碩大之朋年雖小過猶當令其坐而論道遺老不可棄也若方剛之彥則攬英擷華如恐不及安可使棲遲巖石坐悲遲暮乎騏驥不乘皇皇焉索在昔所深歎也臣嘗聞有毛羽健魏呈潤輦皆一時之賢先朝播置欲老其材而年祚不長竟已零隕雖欲用之其道無由矣是以治國莫急於用才用才莫要於乘時也聖明御宇良哲彙升幾於淵無潛鱗林鮮戢翼間有未登啟事者以臣所知如尙書鄭三俊清端介亮有不變色之操老而彌邵卽不煩

以職事亦宜如古者師保之官置之左右必有以毗益聖德此古人所以
詢黃髮也都御史易應昌素履剛毅引張廷尉之語以諫淫刑使先帝能
聽其言則漢文之治不難致都御史房可壯夙負節概無罪去國近聞其
鼓聚鄉勇執戮僞官急應璽徵以勵北方之義士侍郎孫晉英正博大道
兼峻廣舊疴漸平宜竟其用此三人者九列之選也又懋昭明德莫先古
訓橫經之席安可缺焉石渠殘失舊聞宜網授簡寂寥孔彰誰寄鄭有詞
而諸侯咸服蜀無史而忠武受譏則文學之臣亦當今之所急也已補者
如錢謙益黃道周徐汧吳偉業楊廷麟等皆一時人望宜速令赴闕未補
者如劉同升趙士春名教已任耿介著聞去國日久應速召還又若史官
陳之遴才思蔚瞻經綸淵密正以父在封疆開隙罪輔并行長錮及孥之
罰聖世所希庶吉士陳于鼎英姿壯志見累門閹旣以不阿鄉袞浮沈至

今困衡之士荏苒足惜皆當量才錄用者也夫大厦非一木所成美裘非一狐可製是故用才患於不廣進賢患於不多如臣所舉雖才有不同若普加覆載布之有位亦足以熙隆道教宣助流風伏乞聖明勅施行

崇禎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旨人才宜乘時徵用說的是鄭三俊易應昌房可壯孫晉著卽遇缺會推簡用錢謙益等速催來京到任劉同升等一幷分別起補該部知道

論蜀中事宜疏

題爲西蜀形勢重地恢復所資懇勅按臣定算廟堂剋日西行以固危疆
事臣聞巴蜀雖僻處西南一州之地實天下形勢強弱所係也自漢祖因
之還定三秦其後公孫躍馬昭烈鼎峙比於中州矣至於立國東南者尤
以巴蜀爲上流桓溫取蜀而晉室以強吳玠吳璘守蜀而宋得抗衡秦隴
其有之也如此王濬由益州出樓船以滅吳陳之亡也楊素下三峽而大
勢遂去其失之也如彼故東吳西蜀首尾相應率然之勢也今荆郢榛梗
川峽阻塞不通音問者數月矣李賊已絕漢川塞棧道搖蕩之徒數十萬
轉掠諸郡昨報張獻忠復躪渝州蜀之危形不待智者而知也昔之言蜀
者曰東守瞿塘北守劔閣則可以高枕今也不然山川之險漸已平夷古
之所謂秦關楚塞蠶叢鳥道者大都周行矣故今之守蜀倍難按臣米壽

圖慷慨沈毅自請聯絡三邊莊浪魯氏哈密番僧之流爲直指秦川之計。此攻心之策權家之上兵也。夫收復南鄭則可以出褒斜耀師階文則可以通隴右制強敵取雍梁計無出此臣甚壯之。朝廷卽以壽圖按蜀假之便宜事不中制以觀厥成廟算制勝於萬里矣。夫以趙充國之智勇亦云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固知兵難遙度在於臨事應機耳。然亦有不得不熟慮於始事者。臣嘗與按臣再四籌之。蓋按臣之行非獨爲蜀計且將取秦也使內難未平則蜀且惴惴不自保何暇以攻秦乎。按臣之意以曩時太平之儀簿書期會防閑規格一切罷去之而專以治兵爲急朝廷爲之加勅書重事權當無所不展布矣。臣嘗私問按臣何以治蜀非一人所能任也必得人乃可非徒手所能爲也必有兵乃可。今二者果安在哉。道梗以來蜀之官吏缺者不補補者不赴如晨星焉。州縣冗職尙可隨宜調補或

參用土人二千石監司以上非奉朝廷不可也何不令銓司察缺選才望知兵之臣盡行推補其州縣之缺未能盡知何不卽於現在候選之內推二三十人應得州縣年壯而有爲者皆令隨按臣以往抵蜀之時量才授地類行報部仍許其三載考績卽准行取則人情亦勸矣夫數州之士隨節而行於按臣之謀畧智計不爲無助而且可知其短長以任用之猶勝於甄拔本州也夫古人身任封疆者嘗奏討朝士以爲參佐況應得之官哉何爲此拘拘使人視巴蜀如五丁未開之時乎按臣之入蜀也將何途之從如行江南西陽偏橋之間由黔以達川則數月始至非朝廷救民湯火之意也如由夷陵秭歸入夔峽則自鄂渚而上時有風塵非可持斧乘傳從枕席上度也其勢非率兵以往且戰且行不可臣觀按臣膽勇果銳而其家已毀未能以私財辦百人裝也恐獨身取單于徒虛語耳朝廷安

可不爲之計坐視其進退維谷自誤封疆乎雖至減省非循楚按成例界以二三千人不可至蜀不患無兵羅網龍安威茂建昌松潘遵義蘭州等皆勁兵處按臣自可以檄召之至如西陽石柱六番諸蠻長老雖奉正朔每負固自如欲徵其兵必朝廷賜璽書發虎符犒以金帛若清內寇必用土司按臣所當預計上請者也如志在恢秦則凡西州大姓隴右名家土番西域諸國可以資爲犄角者皆當有勅諭封賞以爲徵信或齎空劄以便臨機應用不然萬里之外事在呼吸安能請命而後行哉此二者臣所敢代爲按臣謀者也至於東西兩川地方廣遠增設一撫於機宜亦合倘一時未得其人俟內寇稍平然後使撫臣坐鎮於東而按臣身任恢秦則當專在閬中陽平之間以圖北出秦川可也夫巴蜀者進以取秦退以守吳天下大利大害也假令如臣所言者朝議數日而決按臣經理諸事尙

須數旬始行抵蜀卽冬暮矣天下事安得久待耶夫方今之患在於委一人而不爲計長久其人亦知朝廷之未必能相應也因循不發苟且受任而其事卒無所成不知明主可與忠言若不定計於始必將無效於終臣見按臣忠壯敏決真難得之才而惜其一無可恃之具封疆事重不忍緘默伏乞垂鑒施行速爲資遣天下幸甚

崇禎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奉旨西蜀勢聯秦隴爲恢勦要區這本說得是米壽圖著星馳前去一切假以便宜其所需兵餉參佐著各部一一應其所請勅印俱早給毋遲該衙門知道

其河館頭四里半餘處起衙門狀貌

與本衙門營星牌面太一雙對以屬宜其領衛兵衛守衛各備一一則
至應十步平山已二十天日率自西使使報奏則請將備置應設本衙門
以爲之應置應行使徵發數天不集結

以與國臣林端光爲議稱之太而衛兵一職何料之具提調重不爲
以其事卒無報知不暇即主而與忠言者不望情地故必將無報知
八而不爲報知其人應報知之未必請則應由計不爲報知
八則何使行其應報知之應矣天下事安得不爲報知今之應報知

論召對內降疏

題爲中興泰象可期懇乞用賢勿貳爵人以公永臻盛治事臣聞人主之職無他在於辨君子小人而已然而德無昏明孰不願進賢而退不肖卒其所以誤者挾狐疑之心爲奸邪所乘懷獨斷之志爲左右所用也故人主之好惡必依天下之公論則二者之患絕矣陛下龍飛以來求賢若渴搜巖剔穴者碩盡登於二者之患固未嘗有然幾微之間端倪之際臣在諫職敢不直言其一在憲臣劉宗周之宣召也夫宗周之清真海內盡知陛下起之田間詔旨溫切幾於軒訪崆峒堯拜姑射喜起之風千載罕見今入國門數日矣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於前者面詢之諭何寂寥也在陛下淵衷以方諭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懸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自此生矣夫老成之意無非愛君言而當固宜

虛受卽未當也亦宜優容君臣之間何嫌何忌而爲此躊躇也且天下賢者莫不視憲臣之用舍以爲進退若未至待若神明旣至不承權輿臣恐君子有攜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共治天下哉任賢而不能信仲父以爲害霸善善而不能用郭公至於失國臣願陛下詳思之立召憲臣訪以治道速使任職以肅紀綱天下幸甚其一爲張有譽之特用也夫計臣之清端斂練百僚所服司計之選在廷無出其右者陛下知人善任使如此雖漢高何以過臣復何憂但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古之制也以堯之大聖猶咨詢岳牧蓋雖聰明跨絕羣下而必以謀於眾舍己從人爲常經大法耳故內降之事歷世所爭無論斜封墨敕濫及邪穢卽用而當宰相必應繳駁諫官必應論奏而賢者亦每不樂就之昔諸葛亮有宮府一體之論唐人有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之歎政令